

孤艷稀品大系



十尾龜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孤艳稀品大系・房中秘品

十
尾
龟

清・陆士璠

1. 1000000 2. 1000000 3. 1000000 4. 1000000 5. 1000000 6. 1000000 7. 1000000 8. 1000000 9. 1000000 10. 1000000

序

《十尾龟》，清代小说。描述了清末社会大变革时期大都市的阴暗与丑恶，以青楼为背景，笔涉淫邪，自诩“嫖界指南”。作者陆士谔。共四十回。今存宣统刊本。

陆士谔 名守先，江苏青浦（今上海青浦）人。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十四岁至上海，二十岁后定居行医。渐对小说产生浓厚兴趣，并开始创作，终成职业小说家。所作以谴责小说居多。李友琴在为《十尾龟》写的序中说，陆士谔的作品“独用白描笔墨，写一人必尽一人之体态，一人之口吻”，“用笔尖冷峭峻”“淋漓尽致”，基本上概括了陆氏小说风格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费春泉初临繁华地 马静斋宴客一品香 (1)
- 第二回 安垲第无意遇毫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(9)
- 第三回 盘旧店呆东中计 吃花烟俊仆销魂 (17)
- 第四回 费春泉金屋藏娇 王阿根茶楼遇骗 (25)
- 第五回 垫空当俊仆结新欢 抬轿子乖人受暗算 (33)
- 第六回 老同事劳心放冷箭 好朋友出力打圆场 (45)
- 第七回 遇异僧两宗合一 成美眷宾主联姻 (54)
- 第八回 老英雄县监遭惨祸 小侠女黑夜报亲仇 (67)
- 第九回 谭老头幻术弄偷儿 毛惠伯正言摧俗论 (74)
- 第十回 张胜贵妙术起沉疴 郑紫阳微言箴恶俗 (84)
- 第十一回 乡曲辨洋行访友 小滑头酒馆谈心 (93)
- 第十二回 梅心泉发起国货会 袁福生空娶粉桃花 (101)
- 第十三回 推星命乱道胡言 煮人肉毁尸灭迹 (111)
- 第十四回 王阿聪力学毁家 周湘卿精心吊膀 (123)
- 第十五回 春生锦帐婆媳联床 变起家庭爷儿吃醋 (132)
- 第十六回 痛娇儿风凄雨冷 建新论石破天惊 (140)
- 第十七回 恩庆里马夫打野鸡 普天香嫖客施毒计 (150)
- 第十八回 卜神课瞎子吃耳光 唱山歌滑头剪辫子 (162)
- 第十九回 奔角稽颡心惊狮吼 握拳透爪气慑奸雄 (173)
- 第二十回 索金钏滑头露马脚 打茶围缺嘴吹牛皮 (183)
- 第二十一回 钱姨姨三更惊噩梦 费太太一棹访春江 (191)

- 第二十二回 游张园擂台成虚话 谈国货娇女逞机锋 (202)
- 第二十三回 费太太宴客醉芳楼 曹小姐走报恶消息 (213)
- 第二十四回 骗珍饰征帆赴粤水 报捕房侦探闹申江 (225)
- 第二十五回 报恶声虔婆拒敌 添棉袄嫖客多情 (234)
- 第二十六回 费太太欣逢大王会 梅心泉拳划满堂春 (241)
- 第二十七回 康小姐醋海起风波 单老爷鸨奔闹中篝 (252)
- 第二十八回 留学生甘充十尾龟 大小姐揭破销金窟 (264)
- 第二十九回 周介山巧结单品纯 费太太误入迷龙阵 (275)
- 第三十回 遇寿头稳捉瓮中鳖 行险著飞来天外兵 (285)
- 第三十一回 宠龙阳魂消锦帐 闹刺客胆破深宵 (298)
- 第三十二回 四马路豪商遇刺 麦家圈大令验尸 (307)
- 第三十三回 大主笔空谈纸上兵 小老爷想吃天鹅肉 (316)
- 第三十四回 捉私烟小敲竹杠 揪假警大破怪囊 (324)
- 第三十五回 黄乡绅连遭横逆 梅侠士一怒挥拳 (335)
- 第三十六回 十尾龟铖起宦海潮 三家村酿出人妖案 (343)
- 第三十七回 得优差明珠还合浦 吃花酒醋海起酸风 (353)
- 第三十八回 张剃头出尽当场丑 胡太守偷窥隔院春 (362)
- 第三十九回 造蜚语黑夜起罡风 下毒手晴空来霹雳 (372)
- 第四十回 胡太尊鸨奔偿素愿 张买办中篝咏新台 (380)

第一回

费春泉初临繁华地 马静斋宴客一品香

上海真是世界上第一个好地方，一切希奇古怪东西，都在上海出产。两头蛇、九头鸟、九尾狐、九尾鱼没一样不有。而各怪里头要算乌龟这一类最为繁多。有独尾龟、双尾龟、三尾龟、四尾龟、五尾龟、六尾龟、七尾龟、八尾龟、九尾龟、十尾龟各种，都是经传所不载，中外所希闻的。其中惟九尾龟，经漱六生替他撰过一部专书，四行四海，遐迩咸知。只是现在龟族诸公，势力最盛的却轮不到九尾龟。因为他年岁是尊了，精力是衰了，在龙府当差，龙王嫌他办事糊涂。不复十分的宠眷。只那十尾龟，少年新进，锋芒的了不得。现在晓得他的人还少，倒不好不把他传播一番，作为上海的风流佳话。只是文笔芜陋，比不上漱六生风华典丽，那要看官们原谅的。闲话扫开，书归正传。

且说浙江金华府永康县，有个富户，姓费名汤号春泉。生得深眉大眼，外貌很是气概。只是生性浮躁，举动粗豪，很容易上人家当儿。这年恰巧上海一家火腿栈倒了，春泉上代本是做火腿生意发的，现在府城里还开着好几家火腿行。上海火腿栈倒了，倒也被欠去一万八千多银子。春泉本慕上海繁华，久思一游。恰巧碰着这机会，就借讨帐为名，亲自到上海来。其时沪杭火车还没有通行，由金华乘帆船到杭州，再由杭州换乘小轮船到上海。船到码头，早有各栈房接客的，手捏栈房招纸，纷纷跳下兜揽生意。春泉的仆人，名叫阿根的，最是伶俐圆滑，春泉平日

很是喜欢他。当下阿根听得，众接客里头有喊嚷名利栈的，随把招纸一接，笑向春泉道：“老爷，我们就借了这家栈房罢，他这名儿很好。名利，名利，出门一定有名有利。”春泉只把头点了一点，那名利栈接客的，早上来招呼道：“请老哥伺候老爷坐车子先行罢，一切行李都交代我是了。”阿根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。”接客的道：“我叫荣生，招纸上注着的。老哥放心是了。”阿根遂把行李，一件件点给了接客的。向春泉道：“老爷，我们走罢。”主仆两人上了岸，东洋车早由接客的雇好，现现成成歇着，二人跳上车，主前仆后，两部车飞一船投名利栈来。但见马路宽广平坦，车马络绎。两旁店铺，高华轩敞，装璜得十分气概。那副热闹繁盛的气派，果与别处不同。行不多时，早到了名利栈。东洋车歇下，春泉抬头瞧时，果见好所高大房廓，门阑上挂着名利栈三个字横匾，两帝又有仕官行台四个大字的长招牌儿。大门上一幅朱漆门联，上联是名闻四海，下联是利达三江。规模阔绰，气象轩昂。主仆两人昂然直入，早有值门的引入帐房。见一排十多只帐台，那些帐房先生，写的写，算的算，都忙个不了。一个帐房先生，见了春泉主仆，慌忙起身招接，请教贵姓台甫。阿根随把招纸递给那帐房。正在攀谈，恰巧接客的押解行李到了。帐房吩咐茶房，领去拣选房间。春泉看了楼上第一进第四间官房，设着现成的一床一榻，就命茶房把行李搬运进来，安放贴妥。阿根动手替主人放开铺盖，然后再到自己房间里去部署一切。茶房送上一个房门钥匙，交代“倘然出去，须要下锁，栈房里人多手杂，各样须自谨慎。”春泉就叫阿根收管着。

吃过夜饭，春泉询问茶房：“上海戏馆，那一家最好？”茶房道：“眼前要算着春桂茶园。李春来今晚齐巧唱挑华车，是他的拿手好戏。”春泉问：“春桂在哪里？”茶房道：“在大新街三马路口，老爷要去，我替你喊车子去。”春泉点头，茶房喊了两部东洋

车，春泉带着阿根到春桂看了一本戏，回栈时已经十二点钟了。

次日起身，打水擦脸，吃过早点，就叫剃头司务梳了一条辫，命阿根守在栈里，自己坐着车了，径投祥记火腿栈来。此时天气尚早，两旁店铺还没有开齐，马路上来往的人也不十分拥挤。心想：“上海生意，看来都在夜市。昨晚去看戏时，灯火辉煌，车马络绎，何等的热闹。现在朝晨倒这样清冷，真与永康成了个反比例。”正想间，早到了祥记门首。给过车钱，推门进去。只剩两个出店，在那里揩台扫地。问马先生时，出店道：“马先生一竟住在堂子里的，就店没有收掉时光，每天也不过到一到，现在索性到都不到了，成日成夜窝在艳情阁那边。胡先生陈先生这几天也没有回来，只孙先生睡在楼上，可要去喊他？”春泉一想：“马静斋不过做了火腿栈一个掌柜，却就这般开心，成日成夜窝在堂子里。我枉有着六七十万家私，那里有他那么的享福。从今后，倒也要学学他们，享享花丛中艳福了。就丢掉点子银子，也不要紧。”心里想着，嘴里随答：“很好很好，不拘那个都好，你去喊是了。”出店应着，去了好半天，才有个学生意的出来。请教了尊姓台甫，敬上烟茶二事。春泉瞧那学生意的，两眼眯蒙，满脸积垢。明显着没有睡醒样子。敬上烟茶，略站一站，又进去了。春泉左手托着水烟袋，右手执着纸煤，一袋一袋抽一个不耐烦，才见一个三十左右年经，獐头鼠目的伙计，穿着洋灰湖绉棉袄，元色摹本缎背心，丝袜缎鞋，咳着嗽出来，向春泉拱手道：“尊驾就是费春翁先生，久慕久慕。”春泉起身与那人厮见，请教姓名，才知此人姓孙号达卿，湖州人氏，是栈里管帐的。春泉道：“兄弟上月底发一封信，可曾接着没有？”达卿道：“接着的，敝经理关照过，说春翁先生到时就叫人去告诉他。现在春翁公馆打在那里？少顷让敝经理到春翁公馆里来面谈如何？”春泉道：“敝寓就在名利栈楼上四号，最好这会子就请静斋兄来会会，兄弟还有别的事要请

教他呢。”达卿道：“是是，只恐春翁先生等不及。敝经理这会子还没有起身呢。”春泉道：“略候一下子不妨，兄弟横竖没什么事情。”达卿只得叫出店，到艳情阁去请马静斋。一面陪着春泉大南地北的闲谈。直谈到天然儿上自鸣钟当当当连敲十二下，才见马静斋三脚两步的进来。一见面就拱手说：“失迎失迎，有劳久候。不当之至，不当之至。”春泉举眼看他，只见马静斋削骨脸，爆眼睛，白皙皙面孔，瘦长长身子，四十不到年纪，鼻上架着个金丝边圆眼镜儿，厮见时已脱在手里头了。身穿青灰摹本缎珠皮袍子，元色外国缎青种羊马褂，白灰缎裤子，时式缎鞋白丝袜。这一身打扮，果然异常漂亮。春泉起身厮见毕，马静斋道：“兄弟接到春翁来信，晓得春翁总在这几天里到上海，所以每天叫出店们到码头上伺候，帮助照料一切。那里晓得他们没有认识春翁，意然两错了。这是兄弟忽略之过，没有交代他们清楚。现在贵寓在那里？兄弟没有过来奉候，倒先劳光降，抱歉之至。”这几句应酬话儿，说得轻圆流利，十分可听。春泉也随意谦逊了几句。静斋道：“春翁饭谅还没有用过，我们一品香去叙叙罢。”春泉道：“我们至交，何必上什么馆子。我也不客气，就这里扰一顿很好。”静斋连称“那如何使得，那如何使得。”春泉此时，果然觉着有点子饿了，吃局正用得着。

当下静斋就邀春泉坐了自己马车，电掣风驰，径向四马路一品香来。春泉见静斋场面这样的阔绰，举动这样的奢华，不胜暗暗羡慕。春泉坐马车还是第一遭儿，觉着腾云一般，非常的舒服。就问马车价钱，坐了一回要多少钱。静斋道：“那也不等，要看时光，要看地段。像春秋两季，外国人大跑马，二三月里龙华香会时光，坐马车的人多了，那价钱就贵得了不得。一部马车，光坐他四个多钟头，就要十多块洋钱呢。平常日间不过两三块钱罢了。这是时光的不同。像泥城桥朝四，虹口、考子路、华德



路各处的马车行,都是接外国生意的,车子都不十分考究,那马夫却都依仗着洋势,蛮横异常,一言不合就要同人家打架,喧拳攘臂,蛮到个不可言喻。四马路一带的马车行,车子非凡的考究,马也非凡的精良,马夫的打扮更是漂亮到个绝顶。其余各地方的马车行,就都比不上他了。堂子里的馆人,出风头的少年,总是坐四马路车子的多,并且有几个馆人还与马夫有特别交情的。所以四马路马车行情是最贵。第二就要算着泥城桥朝西,及虹口、考子路、华德路一带的。散在各处的马车行,要算最便宜,除此外,再要便宜就只有带钩桥停着的野鸡马车子,这是地段的的不同。”春泉道:“我们现在坐着的车子,是四马路的还是泥城桥、虹口一带的?还是寻常各处的?”静斋道:“都不是,这是兄弟自己的包马车。车子与马,都是自备的,马夫也是自家用着的。”春泉道:“自家创一部马车要多少钱?”静斋道:“车子不过二三百块洋钱,倒是马价钱大不过,像兄弟这一匹白马,买他时七百两银子呢。”春泉道:“一匹马值到这许多银子么?”静斋道:“七百两银子买匹马,算不着什么。像前几年,南徐马公馆养马最为讲究,有几匹好马出到三四千、五六千呢。各路马贩子都与他家订着特别契约,凡有马匹贩到上海总要先由他家拣选,等拣剩下来,然后再卖给别人。所以当时上海几匹著名好马,滚地龙、双瞎子、大黄马、小黄马、十八两、一千红、玉狮子、小吐花、三平里驷都出在他家。后来他家浙江去做了官,那点子好马也就失散的失散,倒毙的倒毙,现在还有小黄马、十八两等几匹名驹,在四马路一带角逐呢。那都是著名的快马车。”春泉道:“快马车听说巡捕房是禁止的,难道这几匹马都不要紧的么?”静斋道:“禁尽管禁,快尽管快,横竖捉进巡捕房至多罚掉几块洋钱,没甚大不了的事。那跑快马车的,又都是上海著名阔少,几块洋钱那里在他们心上。跑快马车也有一定地段的,像大新街上,北到三马路

口,南到五马路口,泥城桥沿滨南兜跑马厅北到六马路,再有白克路到卡德路,这几段地方都是出名跑快马车所在,倘然马夫驾着著名快马到这几段地方,不跑快马,同淘里人就要嘲笑他胆怯怕罚,不好算英雄好汉。就是乘客,也觉着十分的不体面。所以每到礼拜三、礼拜六、礼拜日这几处地方的马车,竟然逐电追风一般,快到个不可言喻。

春泉听静斋讲得津津有味,再欲问时,马车已到了一品香门口。二人下车,相让进内。西崽认识静斋,接待得异常殷勤。开了七号大菜间,问静斋还请客么?静斋点点头,西崽随送上客、局两票。静斋向春泉说了声请坐,自己向主位上座的坐下。春泉心里暗忖:“怎么请客主人反倒高踞上座,难道上海风气与永康不同的么?”却不便启问。此时,静斋已把请客票画符般开齐了,付与西崽转交下去,分头赶请。春泉偷眼瞧去,见那请客票是铅版印就的,空白处只要填上个人名地址就完了。暗想:“上海请客恁地便当,连请客帖子都有印好空白的。又新奇又便利,真是再要巧妙也没有。”正在想时,不提防西崽送上两张白纸来,静斋便请点菜。春泉道:“兄弟于大菜一道不很明白的,随便罢。或者就费静翁的神,替兄弟代点几样都好。”静斋听说,就执笔替他代点了几样,无非是虾仁汤、炸板鱼、火腿蛋、冬菇鸭之类,不用细表。一时西崽进来,回说:“请客一概说就来,只厚生庄王老爷说谢谢。不多会子,西崽引进一个客来,静斋起身招呼,春泉也就站了起来,那人一见春泉,就拱手请教尊姓。静斋代答了。转身向春泉道:“这位李希贤先生,是快发财彩票行老板。”春泉说声“久仰。”希贤刚才坐下,忽听门外有人道:“今天请客怎么这样的早,想必到了甚么远客了?”只见两个人,一前一后的进来。静斋连忙招呼道:“惠翁、介翁,你二位怎么倒在一起?”前一人接口道:“在此间门口才碰头,来本是两路的。”静斋替二人介绍道:

“这位毛惠伯，是靖记海味行经理。这位周介山，是慎记经租帐房总帐。”又向二人道：“这位就是金华的大资本家费春泉先生。”两人听了，都肃然起敬。静斋请众人点菜，众人也不推让，各拣自己心爱的点了几样。静斋问众人，可要叫局？周介山道：“现在不过一点多钟，馆人一大半还睡在床上，等他穿衣起身，梳头洗脸，舒舒徐徐部署到定当，我们怕已吃好多时了呢。我看堂唱一层免了罢。”静斋见他说得有理，也就罢了。西崽先把刀叉安放定当，然后一样样菜做将上来。春泉第一回捏着刀叉吃东西，觉着不很舒服。幸得生性玲珑，偷眼瞧众人，众人怎样吃法，自己也就学着样子吃，总算还不曾有甚笑话闹出来。众人喝酒闲谈，渐渐说到堂子里馆人。春泉听得津津有味，仰着头，落着嘴，差不多连吃东西都忘记掉。静斋一眼看见，乘机道：“春翁我们吃过饭就到艳情阁里去坐坐，好么？”春泉晓得是堂子里，快活得答应不迭。一时吃毕，静斋道：“春翁饱了没有？可还要做几样？”春泉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于是西崽送上咖啡茶，每人一杯，另有两小块方式白色东西放在碟子里，还有一柄小银匙搁着。春泉正在不解，只见西崽拿着一只有柄大杯，杯里盛着牛乳，走来问道：“可要牛乳。”春泉没有回答，西崽就过去问别的客人了。别客有的点了点头，就见西崽把牛乳向那杯浓茶里只一倒。春泉皱眉道：“这东西如何好吃？”此时，自己嘴里正渴，随手拿那杯茶来一喝，连忙放手不迭，只觉涩而且苦，涩得舌头上辣辣地起来。静斋道：“春翁，咖啡茶是要放了糖喝的。”春泉道：“那里来的糖？”静斋道：“那不是糖么。”才知两块白色的小方块儿就是糖。静斋替他调在咖啡里，再喝时，果然就觉不涩了。喝过咖啡茶，西崽又送上雪茄烟，每人一支。静斋签过字，希贤有事，先辞着去了。静斋就邀介山、惠伯一同艳情阁那里去。介山道：“我两点半钟约一个朋友在，须回去会一会，你们先请罢。”

于是静斋、春泉、惠伯相让下楼。惠伯自己有包车的，春泉依旧坐了静斋马车，飞一般向清和坊来，只一瞬间便到了。下车进街，早望见一家门首，七长八短挂着好多块招牌儿。静斋道：“这里是了。”却不许春泉，竟自当先走进。春泉暗暗诧异，跟着进内。才到扶梯，不提防天井里有人怪叫一声，春泉吓了一跳，缩脚不迭。静斋在梯扶上连连招手，才放大了胆，一步步跟上去。早见左首一间房间，打起着门帘。一个馆人春风满面的站在门口，娇滴滴声音叫了声：“马大少。”静斋一边招呼，一边跨进房去。春泉跟在静斋背后，只觉一阵脂香粉气，从那馆人身上发将来，闻着了甜迷迷异常有趣。欲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安垞第无意遇毫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

话说春泉，一见艳情阁，陡被那阵脂香粉气，熏得全身有点子浑淘淘起来。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连静斋招呼他都没有听得。艳情阁见了，不觉抿着嘴笑。静斋用手推道：“春翁随意坐罢。”春泉方才觉着，随在炕上坐下。娘姨过来，请他宽去马褂，春泉慌忙起身，把马褂脱下，交给娘姨，艳情阁过来，含笑请问尊姓。春泉见艳情阁亲自前来应酬，慌的直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回答道：“敝姓费。”艳情阁见他土态可掬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扑嗤的笑了出来，害得那接马褂的娘姨也笑起来。春泉还没有晓得笑的就为自己，见他们笑，也和着笑一阵子。静斋和他攀谈，他也无心听受，只目不转睛的打量艳情阁：一张雪白的鹅蛋脸，五官端正，七

窃玲珑，最妙不过是一点樱桃，时时含笑，两泓秋水，处处生情。见他家常只穿一件洋灰绉纱棉袄，妃色绉纱裤子，下穿平底双梁缎鞋。春泉瞧的出神，早被艳情阁觉着。低眸一笑，佯佯地走了开去。春泉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过去。只听静斋道：“春翁我们张园去逛一会子如何？”春泉还没有回答，艳情阁早接口道：“很好，你们去我也去，替我多喊一部马车。”春泉听说艳情阁同去，就觉十分高兴。连应“好好。”静斋叫娘姨传命下去，叫小马夫到四马路一大马房，叫一部橡皮轮皮篷车来。艳情阁就到后房去脱换衣裳。一时外场报说马车来了，齐巧艳情阁衣裳也已换好，款款的出来，向静斋道：“我们去罢。”

此时，静斋、春泉也都穿好了马褂，遂一同下楼。走至弄口，见停着两部马车。静斋、春泉合坐一部，艳情阁独坐一部。马夫把丝缰一带，两部马车一先一后，滔滔滚滚向大马路泥城桥一带驶将来。只觉马路两旁所立电杆和开着的店铺，飞一般向后倒退。这日，齐巧是礼拜六，信人车马往来的很多。春泉坐在车中，把头左右摇晃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。一时到了张园，那马夫照例把鞭子划的一扬，那匹马好似懂人意似的，向靠东那条小路上飞一般跑来。电掣风驰，一瞬眼早掠过弹子房，直抵光华楼面前。喷沫扬头，好似也十分的得意。静斋、春泉相将下车，候艳情阁下了车，一同进安垞第，拣了一张桌子，泡茶坐下。

春泉向四下瞧时，见一大间洋房里，无数的桌子，没一只只是空的，都坐着时髦信人，浮华浪子。五光十色，耀眼欲花。瞧瞧这个，好似惊鸿顾影，瞧瞧那个，又似飞燕惊风。把个费春泉瞧得这个舍不得，那个放不下，真应了一句俗语，叫做“叫化子吃死蟹，只只好。”你想，他在金华永康所见女子，都是高髻大袖，绿袜红鞋，铅粉搽得雪一般白，胭脂拓得血一般红的人。现在见了娇小玲珑的装束，风流跌宕的体态，自然没一个不好了。春泉左瞧

右望，忙乱了一会子，不觉失声道：“上海繁华真是名不虚传，此来真不枉也。”静斋道：“春翁既然这样羡慕上海，何不也就搬这里来，岂不常常可以游玩游玩，你我也可不时叙叙。”春泉道：“无端的搬出来，很没道理，那只好再商量，静翁，我问你，这里张园，天天都这样热闹的么？”静斋道：“那里能够天天这样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下半天洋行停市的，所以这样盛。明天是礼拜日，也盛的。平日那里有这样。”春泉道：“又没有外国人来，干洋行其事？”静斋道：“外国人虽没相干，做洋行生意的人却相干的。上海市面都是外国人做起的，各处玩耍地方就不能不顺着外国风俗。这里热闹日子，一月里就是礼拜六礼拜日两天。一年里就是外国清明、外国冬至、外国元旦和春秋两回大跑马，一切时髦的衣裳，新奇的装束，阔绰的首饰，都从这里行出的。漂亮的人物，标致的妇女也都在这里聚集的。”春泉道：“为甚都要到张园来？”静斋道：“那也莫名其妙，大约你来来我来来，各人自然而然就不能不到这里来了。从前有个新学朋友告诉我，美国的绅商一年不游两回巴黎，就算不着富豪。我就笑答他，上海人也是这样，上海人一礼拜里头不游两回张园，就算不着阔客。比了美国绅商，只有利害呢。那新学朋友道，果然果然。张园这地方，我很是怕去，你说的真不错。我问他为什么？他道，我没有到张园时光，一切衣裳的考究，式样的时髦、辫子的光滑，鞋袜的整洁以及马车马夫各种出游的东西，没一样不考究到个绝顶。心想，像我这样翩翩丰度，到张园出起头来，必定没有人比得上的了。那里晓得，一到张园，人都气得煞。瞧人家的戒子、钻石比我大的不知有到多少，瞧人家的衣裳颜色比我搭配得均心、样子比我裁制得讲究的不知有多少，以及辫子的光滑鞋袜的整洁，马车的精良、马夫的漂亮比我胜的不知有到多少，好似这一班人专心要来塌我的台，出我的丑似的。你想我气不气。所以张园这地方我

竟然见他怕的很，我有好多个礼拜不到张园了。春翁，这新学朋友，是苏州的有名富户，他的衣裳、车马，要算考究的了，尚且这么说，你想张园这地方繁华不繁华。”春泉道：“果然繁华之极，只是妇女的衣服首饰那新奇巧妙的样式，还是良家人行出来的多，还是青楼中行出来的多？”静斋道：“那总是堂子里行出来的多。堂子里几个红倌人，都出奇制胜的想那新花样，不论是衣裳，是首饰，是发髻，想出了新花样就到张园来比赛。样子好看的，大家就争着模仿。先前光是堂子里倌人，弄到后来连良家人都学样了。”

二人正讲的热闹，忽闻背后有人称喊静翁。静斋回头，正是周介山，忙着起身问介山：“来了几时了？”介山道：“也不多一会子，我见下底人多不过，茶泡在楼下。”静斋腾出位子让他坐，介山也不坐，嘴里衔着支雪茄烟，一手托着，同静斋谈天。谈了几句，探手到袋里摸出两支雪茄烟。一支敬给静斋，一支敬给春泉。春泉因为没有带水烟袋，烟正用的着。接到手就衔在嘴里想吸，静斋见了，忙擦支自来火送上。春泉凑着吸，可煞作怪，这支烟恁你用尽平生之力，吸来吸去总是个吸不着，害得两边桌上的人都笑起来。此时艳情阁碰着院中姊妹，走了开去，不然又多一个笑客了。静斋道：“春翁，这烟的头上是满着的，剥掉一点子才好通气。”春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为甚不早说。只是我方才在一品香吸的烟，没有剥掉倒也不曾吸不着。”静斋道：“那是我先替你剥掉的。”春泉方才明白。

正闹着，忽见外面走进一个头肥脸胖的人来，满间的人都站起来招呼，只听众人有喊他瑟翁的，有喊他四哥的，倌人都喊他四少四老。那人却春风满面的向众人乱点头，乱招呼，很有应接不暇之势。介山瞧见那人，慌忙迎上去道：“钱瑟翁，你来的正好，兄弟正要找你，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那人道：“甚么事，却又要